

(相 声)

鲜花和友谊

席香远等作



通俗文艺出版社

內 容 說 明

本書包括“鮮花和友誼”“癩腿詩”“精打細算”“西游漫記”“新燈謎”“死里逃生”“保密”等七篇相聲。

相聲不僅是輕便、銳利的諷刺武器；同時它也可以歌頌、贊揚好的事物。“鮮花和友誼”“西游漫記”兩篇相聲，就正是這樣的作品。“精打細算”則是提倡節約儲蓄的。“癩腿詩”“新燈謎”則是用相聲形式介紹了衛生常識。

(相 聲)

鮮 花 和 友 誼

席香遠 等作

封面設計：劉慧琴

※

通俗文藝出版社出版

(北京香鋼胡同73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007號

寶文堂印刷廠印刷·新華書店經

※

總號(文)0262 開本787×1092 1/32

印張1 11/16 字數30,000

1957年6月第一版 1957年6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：1—6,500

統一書號：T10023·230

定價：(5) 一角三分

目 录

鮮花和友誼	席香远 李厚甫 (2)
癩腿詩	席香远 (11)
精打細算	席香远 (15)
西游漫記	席 香 远 原作 (22) 刘宝瑞 郭全宝 修改
新灯谜	席香远 (33)
死里逃生	席香远 (39)
保密	席香远 (48)

鮮花和友誼

席香远 李厚甫

甲：同志，您是搞什么的？

乙：我呀——相声演員。

甲：噢！相声！常出国嗎？

乙：啊，沒出过国。

甲：哎！可不是嗎！1955年我跟着中国艺术团上欧洲去，京剧、舞蹈、歌唱、音乐各方面都有，就是沒有相声……

乙：这么說，您是中国艺术团的演員？

甲：我是翻譯。

乙：噢，工作人員，好极了，听說咱們中国艺术团到法国巴黎参加第二届国际戏剧节，游历了九个国家，31个城市，轟动了全欧洲，今天您可得把这个情况說給我听听。

甲：在哪儿說呀？

乙：在这儿呀！

甲：当着这么多人？

乙：啊。

甲：那不成！中国艺术团在欧洲八个多月，演出了一百二十九場，观众有二十三万多人，看电视的有两千多万人，就是簡單一說，也得說上三天三夜。今天这儿的同志一个带着鋪盖的也沒有，天这么凉，說上三天三夜，大家要

是感冒了，你負責呀？

乙：噍！誰叫你全說啦！把那個最熱鬧的地方說說就行啦。

甲：那咱們就說說在法國和英國怎麼樣？

乙：可以呀！

甲：藝術團到巴黎的時候，車站上擠滿了歡迎的人群，火車停下來，頭一個下車的是小杜。

乙：小杜？

甲：就是杜近芳。她一下車，就歡迎的人給圍上羅，大伙就把一把一把的鮮花獻給她。嚙！可危險啦！要不是張椿華有工夫在旁邊扶着她，她非趴下不可！

乙：地下滑？

甲：那兒啊，花兒壓的。

乙：好嘛！

甲：在巴黎頭一回公演是在薩拉·伯納爾劇院。

乙：票價多少？

甲：一百五十法郎到一千法郎。

乙：合人民幣呢？

甲：一塊多到八塊的樣子。

乙：真不賤。

甲：不賤！一個禮拜的票，一會兒就賣完啦。劇院門口還圍着五百多人不走。

乙：幹什麼的？

甲：買票。

乙：賣完啦。

甲：那不成，沒坐票买站票。

乙：还有站票？

甲：不卖不行啊！大伙不走哇。没办法，剧院破例卖了五百張站票，这五百位走了，一会儿工夫，門口又聚了三百多位。

乙：干什么的？

甲：沒站票了，买蹲票。

乙：什么叫蹲票啊？

甲：在楼梯上蹲着看啊！

乙：真能对付！

甲：坐票、站票、蹲票卖完了，大街上就出了飞票了。

乙：飞票卖多少錢？

甲：一千法郎的，卖到两千。

乙：加了一倍。

甲：这位两千法郎买的，一轉手又卖了四千。

乙：嚯！随风儿长。

甲：四千买，卖八千！这位正掏錢要买，过来一个老头儿，提着旅行包直喊：“我給一万。”

乙：成拍卖行啦！

甲：这位是打瑞士来的，花一万法郎买了一張票，回头就往电报局跑。

乙：干什么？

甲：往家拍电报催汇款。他連吃飯的錢都沒啦。

乙：好家伙。

甲：到公演的那天晚上，戏院子里挤的是水泄不通。

乙：看戏的。

甲：戏院外头也是里三层外三层的，就是沒票进不去。

乙：那还轉悠什么呀？

甲：在門口看相片。这天的节目有“三岔口”“断桥”“紅綢舞”“采茶扑蝶”……。头一出“三岔口”演到刘利华、任棠惠摸黑对打的时候，观众看得两眼都直了。有的張着嘴，跟傻子一样，忽然听见“巴嗒”一声，白光一閃，把大伙吓了一跳！

乙：发生什么事啦？

甲：新聞記者照象！

乙：干什么說得大惊小怪的！

甲：等到节目一完，台下鼓掌，叫好鬧翻了天！“好！毛澤东！”“毛澤东！好！”

乙：嚙！法国人会說中国話。

甲：专为看中国戏学的！演員們出来謝幕，观众就把鮮花一把一把地往台上扔，沒带花的可急啦，伸手順走廊一抄，一把花带着根就上台啦。

乙：哪来的？

甲：把花盆的花拔了，演員們接着花，又往台下回敬，观众为了表示感謝，赶紧又扔到台上。就这么来回的扔，扔到半夜两点，可不能再扔嘍！

乙：怎么？

甲：鮮花都变成筷子啦。

乙：好嘛，花瓣全掉啦！

甲：这一天演完了戏，演員非常的累。

乙：太卖力气啦。

甲：不是演戏累的。

乙：怎么累的？

甲：謝幕累的。

乙：謝两回幕还至于累着？

甲：謝两回？四十多回！

乙：好嘛！

甲：演員們到后台卸了妝，休息休息，就該回旅館啦。

乙：是啊！

甲：剛一出大門，就被大伙給包圍啦！

乙：干什么呀？

甲：要求签名。

乙：留个紀念。

甲：演員們掏出鋼筆，一个个都給簽了名，握了手，这才上汽車。

乙：这回可得好好休息休息啦。

甲：躺下剛睡着，外边又有人找。

乙：誰呀？

甲：費勒夫人，貝尔太太，派力司小姐。

乙：認識嗎？

甲：不認識呀！

乙：不認識干嘛来啦？

甲：学习化妆。

乙：学化妆怎么半夜就来啦？

甲：什么半夜呀？天都亮啦。

乙：好！一宵没睡。

甲：她们说：“自从看了中国戏剧，才知道中国女子是世界上最美的女子。无论是手，无论是眼睛，一举一动都是世界上最美的。”

乙：这倒是实话。

甲：她们学描眉，学擦粉，学穿旗袍，学走路。

乙：都学到啦。

甲：没过几天，巴黎就卷起了一股“中国风”。

乙：什么叫“中国风”呀？

甲：巴黎的许多妇女都描中国眉；穿中国旗袍；无论男女见了面都要问：“你看中国剧了吗？”

乙：噢。

甲：不管看过没看过，都得说：“看过啦！看过啦！”

乙：干么撒谎呀？

甲：巴黎人最讲时髦，中国戏剧是世界上第一流的艺术，要是没看过那多丢人呀？

乙：这也是。

甲：我们第一天在巴黎公演正是星期六，第二天在巴黎报纸上就登出了“巴黎在星期六的晚上认识了中国”。

乙：难道过去不认识？

甲：过去呀！他们有的人根本不认识，有的人有些不正确的认识。他们认为中国是落后的，没有文化艺术的，甚至

認為中國人連樂都不會樂。

乙：這簡直是誤解。

甲：在法國演完之後，我們又到了倫敦。

乙：英國。

甲：一個外國藝術團要在英國獲得好評，那真是不容易的事。

乙：怎麼？

甲：英國的“尖頭曼”太多。

乙：什麼叫“尖頭曼”哪？

甲：就是資產階級的紳士，走道挺胸揚眉，一般的東西都瞧不上眼。

乙：這回呢？

甲：可大不相同啦，藝術團一進倫敦的旅館，每個房間里都擺着一筐新鮮的水果。

乙：旅館預備的。

甲：別人送的。

乙：誰呀？

甲：一間旅館的服務員，就說有一位女士，託他把這些水果送給中國藝術團，說完就走了。

乙：一定是位熱愛中國人民的朋友。

甲：一個禮拜的票，沒有兩個鐘頭就賣完了。

乙：跟巴黎一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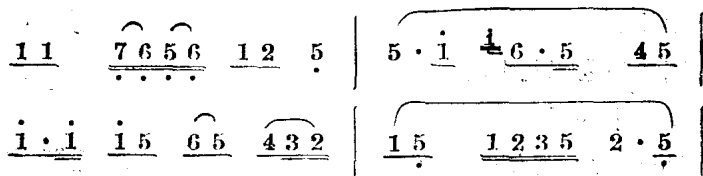
甲：頭一天上演的節目有“秋江”、“鬧天宮”、“雁蕩山”、“荷花舞”。

乙：都是精采节目。

甲：观众对“荷花舞”特别感兴趣。

乙：怎么？

甲：演員真象荷花在水上飘动一样，一点都看不出脚劲，这个劲：（表演）



有两位看着看着打起赌来了。这个说：“演員脚底下有輪子。”那位不服气：“不是輪子，是穿的滑冰鞋。”当时我正在他們旁边，一看他們二位爭論不休，我就接过来說啦：“你們二位都沒猜对，演員脚底下沒有輪子也沒有冰鞋。”

乙：那是什么呀？

甲：他們脚底下都按着“球架子”跟“滾珠”呢！

乙：噢！弄了半天，你也不清楚呀！

甲：跟您开玩笑！那是演員脚底下的功夫。

乙：我說呢！

甲：倫敦市长看完了节目到后台跟演員握手，說：“微尔瑞故得！微尔瑞故得！微尔瑞微尔瑞故得！”

乙：这是什么意思？

甲：就是“很好！很好！十分十分好！”

乙：太好啦！

甲：第二天倫敦“泰晤士報”大字登載稱贊中國藝術團的演出勝利。同時有很多人要求加入英中友好協會。

乙：影響真不小。

甲：有一天，我們藝術團去參觀一個博物館，大家又說又笑，忽然叫一個老太太給揪住了。

乙：干什么？

甲：問我們是哪儿來的。

乙：中國來的唄。

甲：她問：“你們在你們的國里，每天也是這樣有說有笑的嗎？”

乙：這話問得真奇怪！

甲：我們說：“是的，我們愛好和平，我們生活在一個幸福而美好的國家里，在任何地方都是有說有笑的。”“哎呀，難得，難得！”

乙：這有什麼難得呀！

甲：後來我就想：這位英國老太太，看見我們有說有笑，就這樣大驚小怪，感覺難得；她要是看見我們听相聲，可就危險了。

乙：怎麼？

甲：她看我們這樣哄堂大笑，非得惊吓不可！

乙：實在。

甲：藝術團離開倫敦的時候，送行的人都是依依不捨，并向藝術團提出了一個懇切的要求。

乙：什麼要求？

甲：要求艺术团再去的时候增加一个精采的节目。

乙：什么节目？

甲：嗯……“相声”。

乙：这是他们要求的？

甲：我……我这么想。

乙：哦！你这么想啊？

瘸腿诗

席香远

甲：预防传染病，必须讲卫生，麻痹和大意，不中！

乙：嘿，这位同志还是个诗人！

甲：岂敢岂敢，诗人二字，愧不敢当，比起李白杜甫，我实在差得太远；如果说作个打油诗瘸腿诗，还能凑合一阵。

乙：甚么叫瘸腿诗呀？

甲：这个诗就好比一张桌子，三条腿是长的，一条腿是短的。换句话说，就是一首诗前三句都是五个字，后一句只有两个字。

乙：如果我出题目，您能作吗？

甲：只要几秒钟，脱口而出。

乙：现在已到夏季，正是预防传染病的时候，您给霍乱病作一首。

甲：您听着：说起霍乱病，夏季最流行，上吐又下泻，要

命！

乙：真厉害。

甲：霍乱真可怕，早早預防它，得病再請医，抓瞎！

乙：您說怎样預防呢？

甲：蒼蠅要除根，生冷別沾唇，赶快到医院：打針！

乙：行，有点研究。您再給伤寒病作一首。

甲：伤寒副伤寒，傳染在夏天，头痛身子軟，危險！

乙：还有什么症状？

甲：身上发高烧，淨想睡大觉，鼻子也出血，胡鬧！

乙：甚么叫胡鬧？

甲：因为病人淨說胡話。

乙：噢，这个怎样預防呢？

甲：蒼蠅要除根，生冷別沾唇，赶快到医院：打針！

乙：跟您剛才說的一样？

甲：对啦，因为这都是腸胃傳染病，都是“病从口入”，所以預防的方法一样。

乙：您再給痢疾病作一首。

甲：肚子往下墜，淨想上茅房，一趟又一趟，瞎忙！

乙：怎么瞎忙？

甲：拉痢疾的人，一天到晚肚子往下墜，等到了茅房，又拉不出来，可不是瞎忙么！

乙：这个病怎样預防呢？

甲：蒼蠅要除根，生冷別沾唇，飲食要謹慎，留神！

乙：留什么神哪？

甲：吃干淨的东西，吃煮过的东西，一切留神，就能預防。

乙：說了半天，这些病都与蒼蝇有密切关系？

甲：腸胃傳染病，禍根是蒼蝇，大家齐动手：捕蝇。

乙：現在捕蝇运动已在各处展开啦，您把具体的办法說一說。

甲：捕蝇有三要：第一要打早，其次要打小、打了！

乙：什么叫“打早”？

甲：一个母蒼蝇，下子上千万，繁殖再繁殖，难办！

乙：噢！

甲：如果早下手，展开歼灭战，不得傳染病，保險。

乙：甚么叫“打小”呢？

甲：預防傳染病，不論夏和冬，春天一化冻，挖蛹。

乙：对，挖蛹，今年我还挖了二斤多哪。

甲：粪坑若有蛆，最好撒石灰，杀蛆較容易，不飞。

乙：对，蛆不会飞。什么叫“打了”？

甲：工作要搞好，大家动手搞，做得不彻底，白饒！

乙：可不是白饒！

甲：若要灭蒼蝇，必須靠群众，只有一家搞，沒用！

乙：一家搞好了管什么事呀？

甲：脏水要入桶，垃圾要入箱，如果大小便，茅房。

乙：这是环境卫生。

甲：不論吃飯前，不論大便后，一定要做到：洗手。

乙：这是个人卫生。

甲：厨房要干淨，飯厅安紗窗，菜飯和家具：盖上。

乙：也要用單蓋上。

甲：井水与河水，含有病菌虫，如果喝下去，肚疼。

乙：一定要喝开水。哎，我想起来了，不是还有一种大脑炎嗎？挺厉害的。它是怎么傳染的？

甲：乙型大脑炎，蚊子把病傳，蚊子有特点：黑斑！

乙：不錯，黑斑蚊。

甲：得了大脑炎，头痛带發燒，一直睡到死，糟糕！

乙：您先別糟糕，您也說說預防的方法。

甲：翻盆又倒罐，水坑用土垫，蚊子无处生，完蛋！
还要撈子孑，还要堵树洞，缺少哪一样，不成！

乙：的确缺少哪一样也不成。您再給瘧疾病作一首。

甲：傳染瘧疾病，本是瘧原虫，如果得上了，真凶！

乙：怎么凶法呢？

甲：冷时想盖被，热时想抱冰，渾身发高燒，头疼！
得过瘧疾病，一定要血亏，若不早預防，險危！

乙：什么叫險危呀？

甲：險危就是危險哪！

乙：为什么不說危險呢？

甲：險危不合轍呀！

乙：合着您淨找轍啦？

甲：当然啦，作詩的困难就在轍上！

乙：行啦。您再說說怎样預防瘧疾？

甲：預防瘧疾病，灭蚊第一宗，蚊子都灭淨，輕松。

乙：什么叫輕松啊？

甲：沒有蚊子，就不会得瘧疾，預防為主，沒災沒病，豈不輕鬆？

乙：什麼病都沒有，那真輕鬆。

甲：我看你的病，現在也不輕，若不趕快治，不行！

乙：我有什麼病？

甲：忽冷忽熱！

乙：我又沒得瘧疾病，怎麼忽冷忽熱？

甲：我說你忽冷忽熱，是你對於衛生，麻痹大意，組長來查，你就突击，查完以後，你就休息，只講外表，並不徹底，鍋也不刷，碗也不洗，脫下衣裳，淨是油泥，批評幫助，你全不理，甘心落后，沒臉沒皮！

乙：別瞎扯啦！

精打細算

席香運

甲：您家幾口人？

乙：兩口大人，兩個小孩，一共四口。

甲：每月收入多少？

乙：六十塊。

甲：哎呀，真夠您辦的！

乙：（莫名其妙）怎麼？

甲：您家的房租，最少也欠半年以上了吧？